

GOLD

漂亮人生

[英] 克里斯·克里夫/著
赵丕慧/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漂亮人生

〔英〕克里斯·克里夫 著

赵丕慧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人生 / (英) 克里夫 (Cleave, C.) 著; 赵丕慧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99-6020-3

I. ①漂… II. ①克…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3156号

GOLD by CHRIS CLEAVE

Copyright: © Christopher Cleave Ltd. 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eijing Ruyi Xinxin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10-2013-39号

书 名 漂亮人生

作 者	[英] 克里斯·克里夫
译 者	赵丕慧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策划	林苑中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张 昕
封面设计	柏拉图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020-3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序

亲爱的读者：

首先，请容我以最诚挚的心，感谢对我的作品充满兴趣的您。

对作家来说，最兴奋的莫过于自己写的故事在离下笔之处如此遥远的地方被阅读着。我深感荣幸，也很高兴收到这么多读过我上一本小说《The Other Hand》的读者带来的温暖讯息。我收到的美好祝福与读者个人的小故事，让我刻画出一幅阅读社群的画面，人们活力充沛又积极外向。希望我的国家也能同你们一样投入对国界外的文学世界，如此丰盛的好奇心。真的谢谢你们。

我也想感谢我优秀的出版机构，谢谢他们喜欢我的故事。一如阅读，出版也是一种靠自身力量所完成的刺激又充满创意的尝试，而我感受到自己横跨全球各大陆，与勇敢去做这些事的人所产生强大的联结。

希望各位喜欢我的新作《GOLD》。就像《The Other Hand》，我试着说一个主题庞大，却也会发生在一般人身上的故事。我尝试把角色放进最极端的

情况,让他们做出最困难的抉择——在自私与牺牲之间、在爱与企图心之间——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得面对的。我对这艰困的抉择没有答案(真希望我有!),但希望借由我的文字,可以将这哲学的问题,以最迅速和最让人兴奋的方式,让各位有思考自己答案的力量。

从一万公里之遥、时差七小时的西方献上我最温暖的祝福

克里斯·克里夫

www.chriscleave.com

Twitter@chriscleave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雅典奥运自行车女子争先赛金牌战
自行车竞赛场更衣室

就在没有上漆的那扇金属门外，五千名男女老幼正高喊她的名字。柔伊·凯索本以为她会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其实并不然。她今年二十四岁，坐在教练旁的那张贴着蓝色保护膜的白色长椅上。

“不要摸门。”教练说，“它装有警报器。”

地下室小小的更衣室里只有他们两人。墙壁上的灰泥还是簇新的，水泥地上还有变硬了的小块乳胶，施工时从泥刀上掉下来的。柔伊踢了一块，乳胶崩解，轻轻滚开，撞上了金属门。

“怎么了？”教练问。

柔伊耸耸肩，“没事。”

在她放胆做大梦时，在她想象的成功里，雅典的每一栋建筑物的墙壁和地板都有着乌托邦似的表面，由内部发出亮光的、奥运的标准材质。空气中不会有水泥渐干的味道，地板上不会有装着冷气机安装说明的白色塑胶公文夹，而立在角落的冷气机也不会只接好一部分线路。

教练看见了她的表情，露齿一笑，“你已经准备好了，这才是重要的。”

她想回教练一笑，可是笑容却像小马驹的四条腿一般，虚弱不支。

头顶上，观众和着节奏开始跺脚。比赛时间早该开始，加油用的喇叭吹

得震天价响，连更衣室也为之震动——它实在太大了，令她的臼齿也唧唧响。群众的喧哗使她的胆子化成了水。她想偷偷从后门离开竞赛场，搭出租车到机场，跳上第一班飞机回家。她暗自思忖自己会不会是第一个悄悄不战而逃的奥运选手，其实就算真做出这种事来，也是可以谅解的。她若不当选手只当个平民，一定也有她能做的事吧。她很受杂志青睐，她是衣架子，人也长得漂亮，一头乌黑短发，如有隐忧的苍白脸庞上有一双绿色大眼，神似古代一位欧洲圣人。她的嘴唇线条略带一丝残酷；脸孔蕴涵着一抹刚强，常使别人总忍不住多看两眼。说不定她可以善加利用。她可以接受访问，等记者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很像那个在奥运落跑的英国女生——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她会说：哈，一天到晚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既然你问了，那个人最后是怎么了？然后在下节目之后哈哈大笑。

教练的呼吸匀称而缓慢。

“你反倒是很镇定嘛。”她说。

“我有什么好慌的？”

“也不过就是上班，对不对？”

“对啊。”汤姆说，“我们也不过就是打卡上班。不然想要什么——一面金牌啊？”

他一看到柔伊的表情，就求饶似的举起双手，“抱歉，教练的冷笑话。”

柔伊皱起眉头，开始生汤姆的气。他的满不在乎、他的假装奥运比赛没什么了不起，一点也帮不上她的忙。通常他是个很精明的教练，却偏偏在她最需要他的强力支持时变得这么迟钝。说不定她应该要换教练，等她一回英国就换。她考虑是否现在就告诉他，只为了抹去他脸上那自作聪明的笑容。

最糟的是更衣室即使没开空调，她还是抖个不停。实在很丢脸，但她就是控制不了。她已经换好衣服，也热身完毕。尿检送出去了，也抽了八毫升的血，她的血液里一定大半是肾上腺素。她录了一小段带子给赞助商，签了正式的比赛表格，比赛号码牌也钉在紧身赛服后面，然后她又把它摘下来，重钉一

次，钉得妥妥当当的。楼下来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她消磨掉可怕的等待时光。

观众又是一阵疯狂喧哗。

她两手用力拍打长椅，“我想上去！他们干吗把门锁着？”

汤姆打了个哈欠，挥挥手，“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等保安人员把走道都检查过以后，就会让我们上去了。”

柔伊两手捧着头，在椅子上前后摇晃。被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赛场的工作人员来释放他们，简直是折磨。她没办法不发抖，也没办法不盯着金属门。观众的吵闹连门都震得发抖。这是道坚固的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要挡下缠着选手签名的粉丝，万一起火也可以挡住火势三十分钟，可是恐惧却笔直地从金属门穿了过来。

“上帝啊……”柔伊低声说。

“怕了？”

“怕死了。说真的，汤姆，你不怕吗？”她抬头看他。

他摇着头往后靠，“如果你到了我这把年纪，大比赛就吓不了你了。”

“那什么吓得了？”

他耸耸肩，“喔，就是那个啊，会担心自己在追逐、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是不是曾经对我爱或爱我的人不够体谅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疑虑。”

他吹爆了一个口香糖泡泡，又检查指甲。柔伊气得快冒烟。

头顶上的看台又传出一波欢呼声，震撼了整栋建筑。播报员正试图炒热观众的情绪。他们大吼柔伊的名字，脚跺得更用力。更衣室里的长灯管突然熄灭，眨巴了好几下才又恢复照明。石膏天花板上一道未完工的缝隙中忽然落下一阵粉尘。

汤姆说：“你看这栋建筑会不会垮？”

柔伊终于爆发了，“闭嘴啦。闭嘴、闭嘴、闭嘴！”

汤姆嘻嘻一笑，“哎唷，只不过是另一场自行车比赛，有什么大不了。”

“外面那五千人叫的又不是你的名字。”

汤姆靠过来，握住她的胳膊，“你知道应该要怕什么吗？你该怕的是有一天他们不再喊叫你的名字了。到时候你就会跟我一样。你会是车道木板之间的缝隙，只能吃灰尘。你会是黏在座位底下的口香糖，只能等着口水干掉。你会是观众都走光之后的扫地声。你宁愿要那样吗？”

柔伊摇摇头，心情恶劣。

他一手放在耳朵边，“什么？这么多爱你的人叫翻了天，我听不到你说什么！你宁愿没人理、没人甩吗？”

“不要！”柔伊大喊。

汤姆微笑，“这就对了。好了，动动你的屁股，出去给我弄个金牌回来！”

他们两人看着紧闭的金属门，再看着地板，又看着彼此。时间慢慢过去。

汤姆叹了口气，“我蛮会鼓励人的吧？不过可能是说得太早了一点。”

柔伊气冲冲地瞪着他，很想对他吐口水。

头顶上，观众的跺脚声连续不断。泥灰粉尘也如雨点般飘落。

柔伊盯着门。“他们在磨什么？我们在这下面已经几百年了。”

“这有可能是我们个人的地狱。有可能他们死也不会来，观众只会越来越大声，我们却被留在这里，孤零零的，只能胡思乱想。”

“不要开玩笑了好吗？我已经够内疚了。”

汤姆小心打量她，“是因为凯特吗？”

汤姆提起凯特的名字，柔伊竟然松了口气，自己也觉得意外。她一直忙着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绑好止滑鞋、擦亮护目镜——并不了解这件事伤害她有多深。

“她应该来这里才对。”她说，“决赛应该是我跟她。”

汤姆捏了捏她的膝盖，“好孩子。可是你并没有强迫凯特留在家，是她自己做了选择。”

“可是……”

“我要你说出来，柔伊。我要听见你说凯特做了她自己的选择。”

柔伊瞪着地上很久很久。观众的吼叫声牵动了这个未完工的房间里，每一粒迟钝的空气分子。观众跺脚的震波从长椅的钢架升起，在她臀下的白色塑胶椅上低鸣。

她缓缓抬头看着教练。

“凯特做了她自己的选择。”她轻声说，“我也是。”

汤姆盯住她的眼睛。

“好。”他终于说，“把它抛到脑后，好吗？她那边是生命，你这边是运动。你只需要想着接下来的十分钟。”

她吞咽了一下，“好。”

汤姆笑了出来，“哎呀，别那一副吓破了胆的样子。”

“你听听上面的叫声，我是真的吓到了。”

“听着，柔伊。你吃了一堆苦头，终于进了决赛。最坏的结果就是成为这个星球上第二快的车手，接下来的十分钟最糟糕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你赢了奥运银牌。”

“一点也没错。”

“你怕会得银牌？”

她想了想，点点头，“我宁愿死掉。”

“真的？”

“真的。”

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深呼吸，身体比较没那么抖了。

等她再回头看汤姆，发现他微笑着。

“怎样？”柔伊问。

“小姐，我相信你终于准备好生平第一次的奥运决赛了。好，帮我们两个一个忙，上去赢了它。”

“可是门……”

汤姆嘻嘻笑，“门只在你心里。”

柔伊站起来，用两根手指不是很有把握地去推金属门。门居然轻易就打开了，铰链都上了油。观众的吼声直上云霄。门撞上门挡，低沉的铃声跟着响起。

她瞪着教练，眼睛睁得很大。

“怎样？”汤姆说，催她快走，“去啊。你真的迟到很久了。”

柔伊看看敞开的门，再看看他。

“你还蛮厉害的嘛。”她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不厉害也不行。”

粉刷过的楼梯井通往赛场，屋顶上高高的天窗洒下银色阳光。最后一阶的宽敞白色起步板上，有一行整整齐齐的蓝色模板字，写着奥运的精神：更快、更高、更强。

柔伊把炎热震动的空气缓缓吸满整个肺叶。颈后的寒毛竖起。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过去了，也遗忘了。观众放开嗓门嘶吼着她的名字。柔伊微笑，吸口气，踏出了走进阳光的第一步。

东曼彻斯特，克雷顿市贝灵顿街二〇三号

曼彻斯特东郊一幢有两间卧室的独立式住宅，屋内装潢五颜六色、杂乱不堪，凯特·梅铎斯坐在拥挤杂乱的客厅里，盯着小小的电视机。荧幕上她最要好的朋友从通道进入自行车竞赛场的中央。观众的鼓噪加倍响亮，电视喇叭都快要难以负荷。凯特也情绪澎湃。婴儿的奶瓶放在电视机上，观众的嘶吼震得奶瓶内的牛奶漾起一圈圈的同心圆。柔伊举手向观众示意，观众的回应震得奶瓶颤抖滑动，滑到边缘一歪掉到地板上，白色处方奶粉从透明的奶嘴漏出来，被褐色的麻布地毯吸得一干二净。凯特也不去捡，一味盯着电视上的柔伊。

凯特二十四岁，打从六岁起，她的梦想就是赢得奥运金牌。十八年的准备一直无懈可击，她在这项运动已臻巅峰。她与柔伊是同一个教练，一起受训，

她也曾在全国与世界比赛中击败柔伊。然而，就在为雅典奥运备战的最后一年，苏菲来报到了。

这台电视很老旧，画质很差，但凯特很清楚柔伊胯下的是一部一万二千美金的原型竞速车，黑色硬壳式冰铜骨架，高系数单向碳纤维，而她自己却坐在从宜家家居买来的沙发上，沙发的钢脚喷了有色环氧树脂，红色沙发面可以拆下来用洗衣机清洗。凯特很清楚这样的坐骑也可以取得胜利，但那只是卑微的家居胜利，比赛项目是断奶与如厕训练。她用指节按压太阳穴，要自己记住她有多爱苏菲和她的伴侣杰克，他这时也在雅典准备明天的赛事。她把所有嫉妒的想法都逐出脑海，一直按压太阳穴直到发痛才停手，可是，上帝宽恕她吧，她仍如此渴望金牌，盼得心都痛了。

咖啡桌下，苏菲挑挑着落在地上的午餐，开心地发出咕噜声，把玉米片和不知名的糊状物送进嘴里。医生说苏菲的身体不适合长途跋涉到雅典，但现在孩子身体健康，活蹦乱跳。你得提醒自己婴儿不是故意的，他们不会用肥肥短短的小指头按着厨房的月历，配合你预计要实现梦想的日期，然后再用气喘和过敏来跟你撞期。

客厅热得让人发昏。敞开的窗户没有一丝凉风进来，唯有压迫人的八月暑热从他们院子苍白的水泥地蒸腾而出。凯特感觉汗水流到腰后。与邻居相隔的墙壁透过来吸尘器的噪音。吸尘器呻吟，秃秃的塑胶头像个假释无望的无期徒刑犯，一次又一次，砰砰地撞着壁板。荧幕出现静电干扰，柔伊正在起点就位，脸却花了。

两名车手都静候发号员的指令，有个平和中立的声音开始从十倒数。在起始线侧方，栏杆后，凯特瞥见了汤姆·沃斯站在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大会贵宾群中。一看见她的教练，凯特的脉搏一如从前的每一次，立刻加快，输送讯号到她的身体机能，准备投入激烈的活动。肾上腺素贯穿了全身。倒数数到了五，凯特看着柔伊握车把的手收紧，她自己的手也不由自主地绷紧，在窒闷的客厅中攫住了想象中的车把。她的腿部肌肉抽动，感知力提升，每一秒钟都变得更

敏锐。凯特恨透了自己的身体还是一看到比赛就跃跃欲试，可是她也无可奈何。寡妇看到爱人的照片，疲惫的心会立刻雀跃鼓舞，想必也是类似的情况吧。

她的脚边有骚动，还有兴奋的尖叫。她俯身把一架小型电风扇拿到咖啡桌上，不让苏菲爱探索的手摸到。风扇吹送出的风使人舒爽。电视上，已倒数到三。凯特看着柔伊紧张地舔唇。“二”，发号员说，“一”。凯特的额头冒出一颗颗汗珠，她伸手把电风扇的风力调大。

不料电视画面浓缩成中央一个白点，接着爆出光点。隔壁吸尘器的惨叫声陡然下降，长长地叹了口气，声音越来越小，终于静止。邻居骂了一声“狗屎”，钻过墙壁传过来。凯特看着电风扇，扇叶渐渐停止。她木然看着电风扇，感觉脸上的风也停了，心里纳闷电视画面眨个眼就没了，微风怎么还会吹上一阵子才安静。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是电源箱有什么东西烧坏了，而且和之前一样，半条街的电力都宣告中断。

顿时，她感到一股罕有的自怜。这些小事最能牵动她的情绪。错过奥运太重、太钝，并不会割出鲜血淋漓的伤口，只有闷闷的、沉重的感觉，就好像麻醉了，然后窒息而死。可是当杰克的机票送到的那天，却痛得她心里滴血。他收拾先行运送的行李那天留下了一种疼痛，他们共享的衣柜也残留一种很特别的空虚。此时此刻的断电让她的情绪保险丝“啪”地烧断了。

一秒钟后她自我解嘲。毕竟，没有什么是修不好的。她到厨房抽屉去找保险丝，再拿手电筒到楼上厕所，电源箱在那里。她一离开客厅苏菲就尖叫，她只好把女儿抱起来，一臂挟住她，另一手抓着保险丝和手电筒，站在马桶盖上，去开电源箱。苏菲又扭又叫，一直想去抓电线。试了一分钟后，凯特可不想害女儿和自己触电，她当然想看柔伊比赛，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

她把苏菲送回客厅，苏菲立刻精神一振，又开始寻找危险的物品塞进嘴里。一千五百里外三回合的争先赛第一回合的第一圈已经结束了，柔伊不知是赢是输。真诡异，她竟然不知道。凯特一直扳着电视开关，仿佛这栋房子的恢复系统——某种电子白血球——会把损伤治好。电视机没有画面，她只看到比参赛

体重多了十磅、下午三点了仍穿着睡衣，茫然探向黑色荧幕的自己。

她叹息。影子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一些扎实的训练里程就能让她的脸瘦削下来，她也不必因为担心苏菲黏腻的手会来抓，所以总是把金发紧紧地绑在脑后，至于把漂亮的蓝色眼珠藏在丑陋的眼镜后面，也是因为她根本没力气打扮整齐到店里去买隐形眼镜清洁液。但，这些小事都能解决。

话虽如此，她看着电视上的自己，突然一阵恐慌。杰克不可能仍觉得这样的她很有魅力。胡思乱想一点忙也帮不上，所以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电话给杰克。他接起电话，背景音是五千名观众的吼叫。

“你看到了吗？”他大喊，“她赢了！赢得一点也不费力！”

“柔伊赢了？”

“对啊！这个地方真是不可思议。你难道没看电视？”

“没办法看。”

她听见他顿了顿，“哎呀，凯特，别酸溜溜的嘛，下次就是你了，北京奥运。”

“不，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没办法看。断电了。”

“你检查保险丝了吗？”

“哎哟，肯尼，我这个漂亮的芭比小脑袋怎么可能想得到啊。”

“对不起。”

凯特叹气，“没关系。我当然想修保险丝，可是苏菲死缠着我不放。”话一出口，她就发觉自己的语气有多乖戾。

“我们的女儿以她的年纪算是蛮壮的。”杰克说，“可是你跟她打架还是可以照着她的屁股给她一脚啊。”

凯特笑了出来，“好，是我错了，我只是在这里很不顺。”

“我知道。谢谢你照顾她，凯特。我想念你。”

泪水涌上了眼眶，“真的？”

“天啊，”他说，“你在开玩笑吗？如果让我选，是要飞回家还是参加

明天的金牌赛，你知道我一定会跳上飞机的，对不对？”

她吸吸鼻子，擦干眼泪，“我又没有要你选，傻瓜。我要你赢。”

她听见他笑，“我当然会赢，我太害怕万一输了，你会把我剁成肉酱。”

“等你赢了金牌就回来，好吗？答应我你不会跟她留在那边。”

“要命。”他说，“这种话还用说吗？”

“我知道。”她静静地说，“对不起。”

电话那头又响起观众的欢呼。

“第二回合要开始了。”杰克的大喊压过欢呼声，“我再打给你好吗？”

“你觉得她会赢吗？”

“绝对会，她第一回合就像星期天骑车郊游。”

“杰克？”

“啊？”

“我爱你。”她说，“比训练后的冰淇淋更爱。”

“我也爱你。”他说，“比冠军更爱。”

她微笑，这是完美的一刻，可是她偏偏又多话，毁了这一刻，“比赛结束打电话给我，好吗？”

她怨自己，怎么这么黏人，又对他提出额外要求。爱情不应该是时时刻刻都需要保证，可是话说回来，爱情也不应该是坐在死掉的电视机前看着自己的影子，而诱惑却光鲜亮丽地驰向荣耀。

无论杰克说了什么，都被观众为柔伊加油的叫声淹没了。

她挂掉电话，任由它轻轻落在可拆洗又耐磨的沙发套上。她已不再相信自己能进奥运。现在，如果她对自己真的很诚实，她甚至不肯定她能赢得骑在厨房椅子和沙发上的比赛。

她睁着呆滞的眼睛看向窗外。小小的后院热得发亮，有只松鼠在一个起皱的包装袋底下找到了什么。

她心里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

她两手按着太阳穴，这次比较轻，计算着脉搏，看着客厅时钟的分针。辛苦训练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但即使到现在——即使在这样的压力下——她的心跳仍低于六十。分针绕了一圈，她只数到五十二。有时在日常生活中这是她仅有的小小胜利：知道自己比时间更健康。

她抬头，看到苏菲在模仿她，也努力用两只小手压着脑袋两侧。凯特哈哈笑，苏菲也对着她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霎时间，凯特满心幸福，容光焕发。

“我的天啊，亲爱的，你会笑了！”

她跪下来，抱起了苏菲，拥抱她。苏菲嘻嘻笑——流着口水、咧开嘴的第一个笑，不太稳定，向一边倾斜，然后整张小脸又亮了起来。她大声咕噜，自得其乐。

“你这个聪明的小东西！”

等会儿要告诉杰克，凯特心里想。这想法极轻快极简单，她突然知道一切都会好转。就算柔伊今天赢了金牌，杰克明天赢了金牌又怎么样？跪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客厅里，紧拥着宝宝，吸入她暖烘烘的馥牛奶味，很难相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谁还会在乎就在前不久她还能在自行车竞赛场把单车骑到每小时四十五里？眼前真正的人生——身为人母，真正经历这一个个可爱的里程碑——正为她展开，而有人竟然花那个力气绕着椭圆形赛道漫无止境地骑下去，还有人居然有那种怪念头还发金牌给骑得最快的人，未免也太诡异了。骑来骑去又回到原点，到底对谁有什么好处？

天啊，她在心里想。真的，骑来骑去，能骑到哪里？

她思索了一分钟，心跳率只有四十九，疲惫地笑笑。

“哎，我在骗谁啊？”她大声说。苏菲听到她的声音就往上看，实验似的露出一个她独创的，在哭与笑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表情。

八年后，二〇一二年四月二日星期一 帝国战斗站，俗称死星，九号拘留舱

俘虏——那个孩子——抵抗，所以他们把她关进一间散发出机油味的漆黑金属牢房里。她实在太亢奋了，嘻嘻笑着扭个不停。她攀着她的父亲，后者用臂弯扣着孩子骨瘦如柴的脖子稍微施力，借以控制女儿，但也可能一如天底下的每个父亲，正无言地传达他对她的爱。孩子蠕动着要逃开，让那拥抱看起来似乎有些暴戾：无论你到宇宙的哪个地方，为人父母之道似乎没有多少改变。

两名帝国突袭士兵守在这对父女旁边，交换了一个眼色之后，判定犯人不可能逃走了，于是点点头，离开了死星的拘留区，悄悄自侧门溜出，走到停车场的四月明亮光线下。两人摘下头盔，摇散头发，从一辆餐车买了两杯茶。两人都三十二岁，真实生活中是运动员，都有赞助的厂商，也是媒体追逐的对象，而且身体脂肪都低于百分之四。在自行车竞速的世界排名上，分别是第一及第二。

“看我为你牺牲多大。”柔伊·凯索说，“穿这种衣服实在太热了。”一绺绺黑发因汗水而粘贴着额头。

“我想上厕所。”凯特说，“穿这种衣服要怎么上？”

“所以这绝不是女人设计的。”

“死星也不是女人设计的，否则就会有窗帘，会有托儿所。”